

■ 张宝瑞 著

当代中国**悬疑**文学开山鼻祖，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

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作者全新巅峰大作，以自己一段真实恐怖经历，

打造中国第一部亲历体悬疑小说！

经典悬疑小说

走投无路



台海出版社

走投无路

张宝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投无路 / 张宝瑞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4

ISBN 7-80141-475-6

I. 走...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4283 号

总策划: 北方集团 奥迅集团

策 划: 田锁庄

书 名 / 走投无路

著 者 / 张宝瑞

责任编辑 / 吕 莺

特邀编辑 / 孟 通

封面设计 / 奥迅设计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印 刷 / 廊坊开发区北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张 / 13.25

字 数 / 180 千字

经 销 / 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475—6

定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 (0316—6088707) 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走投无路》的主人公雨亭和他的母亲雨梨同时被“鬼影”和噩梦缠绕；生日蛋糕滚出粉红色的脚，夹道里白幡飘荡，京西山崖突然滚下巨石，镜框里掉换了旧照片，门口出现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菜刀空剁肉案等，险象环生，令人惊悚。风铃和楚韵两个精神分裂病人穿梭其间。她们两个本来是美丽善良的女人，由于命运的不同，成为两个特殊时期的牺牲品。通过人性的搏斗和较量，躁动的灵魂终于得以在安静的地方栖息；犯下罪恶的人终于忏悔，变态的行为得到真诚和善良的矫正；有情人终于团圆。

前言

想要说的“话儿”

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实际上鬼都是人造的。

人类社会确实面临着许多不解之谜，有的人便盲目地把它归结为是鬼作祟。这些不解之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都会真相大白。

但是我最新创作的这部《走投无路》，确实是在令人恐怖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的长篇小说。

这故事要从2003年那个凄冷的晚冬开始。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门，忽悠悠开了，走进来一个文雅的少妇，她风尘仆仆，拿着一本我创作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她要求我为这部小说签个名，并向我要了一张名片，然后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几个月后她又神出鬼没地出现在这个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摞写好的情诗，并朗声朗诵，尔后泣不成声。我意识到，她神经有毛病。她说她跟我“五千年前就有缘份”，以后亦步亦趋，紧追不放。

她来自中原一个城市。无奈，我请她吃了一次饭，席间我告诉她，我工作很忙，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她听了，默默无语，眼泪潸潸而下……她答应不再来了，也不再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没过几天，她又出现在工作区。

她不断地给我写“情书”，其中不乏“情诗”，有的诗情感真挚，水平不低。有一次，她还寄来一支枯萎的红玫瑰。她还曾拿来一部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她和我在一种天国般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故事。后来在她神志稍为清醒的时候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医生说 I 患了精神病，我觉得自己是单相思症，你能给我回

封信吗？让我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很快给她写了唯一的一封短信，告诉她，我们之间连朋友都谈不上，她应该好好写诗，在诗歌中寻找她的寄托。于是她沉默了。几个月后，她又来了，而且愈来愈不像话，于是我恼怒了，果断地报案。在派出所，她非常客观地向警察表述了思想，并坦诚地说，张老师的人品非常好，我很尊敬他，我和他之间没有其它的关系。

我发现，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病人。

她向警察保证，她再不会到我的工作区了，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

可是第二天她又给我打手机电话，第三天又出现在工作区门口。由于门口的保安人员已经认识她，她无法再进入工作区，于是在工作区门口站了一宿。我的手机第一次被迫改号，由此失掉了与许多朋友的联系。

不久，北京一座有名的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打通了我办公室的电话，他用阴郁的语调告诉我：“张先生，您目前很危险，她患的是一种严重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原来她的亲属闻讯来京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年她逼得我“走投无路”。

这就是一个恐怖小说作家遇到的“恐怖故事”。

2005年元旦前夕，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又响了，我接过电话，她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张老师，我的精神病治好了。真抱歉，一年来我干扰了您的工作和生活。我衷心祝愿您幸福快乐……”

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放下了电话。

人世间有不少这样的灵魂，他们常受过各种磨难，游荡着，飘浮着，这其中也不乏有善良的灵魂。于是我写了这部小说，诚然小说更艺术性人性化了，有一些情节是虚构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风铃就是这样一种灵魂，她飘浮着，游戈着，徘徊在茫茫的夜空之中，像那一颗颗捉摸不定的竞相眨眼的星星。有的人忌讳到墓地去，可是我却非常喜欢墓地，因为这是人生的归宿；在这人生的归宿之地

徘徊畅游，你会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人赤条条来到人世，一生不论要换穿多少件衣服，最终也要赤条条离开人世。恰巧的是，在我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在一家医院的大厅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早产在地上生育了她的孩子。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目睹了一个生命诞生的全过程，我永远也忘记不掉那母亲自豪和幸福的笑容。

人的一生，有幸福，亦有痛苦；有安定，亦有恐怖；有愉悦，亦有忧愁；有清醒，亦有困惑。在“文革”那个文化饥荒年代，我当时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生产班长，给大家讲了整整十年的故事，写了二十多种手抄本，有名的是《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绿色尸体》等。现在我又写出当代悬疑小说《走投无路》，为的是抚慰那些生生不息的灵魂，或许能给人间留下更多的思索。

张宝瑞

2006年春写于北京秋凉斋

目 录

前言：想要说的“话儿”	1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粉红色脚	10
第三章 空剝肉案	15
第四章 背后有人	26
第五章 灰色拖鞋	32
第六章 诗集新批	39
第七章 佛宇送钟	50
第八章 黑色风筝	55
第九章 遗像白烛	61
第十章 一封遗书	67
第十一章 深夜夜游	76

第十二章	浪漫往事	83
第十三章	桑拿遇鬼	89
第十四章	神秘女人	104
第十五章	巨石疾落	111
第十六章	一只死猫	118
第十七章	厄运临头	124
第十八章	刹车失灵	131
第十九章	唐梦是谁	137
第二十章	一厢情愿	144
第二十一章	孪生兄弟	150
第二十二章	枯萎玫瑰	157
第二十三章	深闺厉鬼	169
第二十四章	黄河孤魂	180
第二十五章	楚韵香陨	196

第一章 不速之客

雨亭从来不相信鬼魂，尽管他写了那么多恐怖小说，而且还吓坏了不少人，但是他对这一信条始终如一。

可是这一天上午，鬼魂的脚步却悄悄向他走来……

这是一个凄冷的深冬的上午，要多冷有多冷，据说是本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太阳懒懒地挂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它发射的光，柔软的，疲疲沓沓，无精打采。大地、屋宇、树木以及行色匆匆的人们，在它的光圈下，也显得提不起神来。

雨亭在北京天地出版社总编辑办公室的座椅上危襟正坐，凛凛的目光正视前方。懒惰的阳光没有使他怠倦，但他却觉得这把座椅是如此的肥硕，甚至有些烙屁股，它有点像大象的臀部。这还是上任总编辑留给他的废弃物，可是它并没有给雨亭带来好运。

屋内静寂无声。

办公室的门紧闭，一般这门都是敞开的，可以让他的下属看到他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而这时关上门是因为他刚刚打了一个颇有些神秘色彩的私人电话。

笃，笃，笃。……

有人敲门。

声音细微，节奏感强。

“请进。”他像往常一样说道。

门忽悠悠开了。

门口无人。

“谁？”

无人应声。

他感到疑惑，两柱目光齐齐地盯住门口。

他正要起身，门口出现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秀丽女人。

一个陌生女人。

她皮肤有点夸张的苍白，一双雾腾腾呆滞的大眼睛，头发散乱。

上身穿着一薄薄的蓝色羽绒服，下面是一条有些泛白的牛仔褲。

她风尘仆仆，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来。

她的右手紧紧攥住一本书，这本书引起了雨亭的注意。

书的封面一片火红，红得耀眼。

《粉红色的脚》。

这是雨亭几年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卖得十分火爆，在图书市场烫得灼人。

她攥书的姿势使雨亭想到“文革”初期人们攥红宝书的姿势。

“您是雨亭老师吗？”

她的声音里似乎充满着期待。

雨亭点点头。

“十年前我听过您讲的课。”

她欣喜地往前走了几步，然后不动了，有点像立正的姿势。

雨亭仔仔细细端详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在北京城的东面，正东，老远老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大空场，周围长满了黑色的草……”

她的瞳孔一下子扩大了。

雨亭以前确实讲过一些文学课，可是却没有到大空场讲过课，周围好像也没有黑色的草。

她又往前移了两步，目光炯炯地说：“雨亭老师，您那时候就很帅气，现在更成熟了，也就更帅气了。我是从您出版的这部小说才发现您在这里。”

她的神情非常自豪，就像一个老练的猎手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发现了猎物的巢穴。

“您给我签个名吧。”

她把书平放在雨亭的办公桌上，然后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

对于所有来请求签名的读者雨亭都不拒绝，他用签字笔工整地写了名字。

“还有我的名字呢？”她充满敬意地望着雨亭，就像士兵望着他的指挥官。

“你叫什么？”

“风铃。”

“姓风？少见。”

她又往前跨了一步，神情严肃地说：“我在二十七年前就叫风铃，在寒风中飘飘荡荡，我的灵魂就像破碎的铃铛，随风飘荡……”

于是雨亭在这本书第二页的右上角写上了“风铃惠存”四个字。

“您的书法也蛮棒的，像群魔乱舞。”她机械地拿起了书。

她欲走又回，说：“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

她看到桌上有一张雨亭的名片，于是抢到手，就像抢到了一件宝贝。

这个叫风铃的年轻女子朝雨亭鞠了一个躬，这一瞬间，她乌黑的头发就像黑色的瀑布盖住了她的脸，就像一道黑幕，使雨亭不寒而栗。

她静然无声地走了出去。

雨亭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是祸是福。

他拼命追忆。

怎么也想起这个叫风铃的女子。

天下做文学梦的人太多了，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梦是无法实现的。

实现了又奈如何？

屈原的文学梦实现了，却因政治梦跳入静如死水的汨罗江。

东晋大诗人陶老夫子只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那荒凉之坡默默耕耘着菊圃。

汉末的曹植独守铜雀台，空掬一把辛酸泪。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文学梦醒了，失足坠入大海。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文天祥在北京交道口血泣秋风，至今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堂还有他亲手栽的枣树；树头朝南，以示誓死不忘南国。据说那里曾经是囚禁他的土牢，他就是在那里写就了《正气歌》。

古往今来，有多少做不完的文学梦。又何曾梦醒时分？

那神秘的女人已经走了约摸一个小时，雨亭仍然呆坐在这晦气的坐椅上沉思……

他搜肠刮肚，也想不起自己以往的经历中曾见过这么一个奇怪女子。

她说她在北京城东的一个大空场上听过他的课。

在他的记忆中有一个叫芳草的西域女诗人，她在十年前听过他的课。

她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年轻牧羊女，当时正做着炽烈的文学梦。他只记得听课席中有一个印着红脸蛋稚气未脱的西北姑娘，她的清纯使你想到天山一尘不染的白雪。她的眼睛天真无邪目不转睛地望着雨亭，充满了敬意。

3个月后，雨亭收到这位牧羊女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使他目瞪口呆。信中说，她为了来北京，卖掉了一些可爱的羊。她正住在北京一家小旅馆，她很敬慕雨亭，她想为他献出她的贞操，以成为她创作的源泉，并成为她一生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读了这封信后，震惊万分，跌坐在椅上。

不久，他接到她言辞恳切的电话，他哪里能去呢，当然是客气地拒绝了她。

电话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她很失望。

十年过去了，她或许已经成为孩子的母亲。

各种诗刊上没有见到过芳草的名字，不知她的文学梦如何了。

这时，雨亭办公室的门又忽悠悠地开了。

总编室的干事黄鹂轻盈地走进来，说：“雨总，社长叫你去开

会。”

他恍然从梦中醒来。

窗外已是一片白雪，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嗖嗖的冷风从窗缝里拼命地挤进来，偏偏向他拥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

很快雨亭便忘记了这位不速之客。

残冬降临。

雨亭办公室窗外，一片凄凉颓败的气象。

上午，他伏在电脑前看新闻：

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抑郁症而自杀者达八十万

中国每年因抑郁症而自杀者达八十万，中国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的人患抑郁症，且呈明显上升趋势。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这一严峻现实应有足够思想准备。

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一千万人处于抑郁状态，平均每年新增成年抑郁症患者百分之十一。WHO 和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预测：二〇二〇年抑郁症将成为女性死亡和残疾首位疾病。中国社会调查所研究人员日前采用街头拦访和电话随机调查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重庆，对一千名社会公众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六十八的受访者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可称之为“心灵感冒”；也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抑郁症”。

为什么会患抑郁症？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会竞争加剧，压力增大是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在问及“引起抑郁的外在压力性事件都有哪些”时，受访者的答案包括：亲人亡故、夫妻反目乃至离婚、人际关系恶劣、事业受挫、失业下岗等等。十成的受访者认为，导致抑郁症因素，除了心理、社会因素以外，也包括生物因素，即患者自身神经系统的因素。

受访者普遍认为，防止抑郁症的最好办法还是多给自己的情绪

一些关注，尽量早期发现，积极治疗。另外，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热情洋溢的生活情绪也是至关重要的。

他想上厕所，于是去开门。

门口直挺挺站立着一个身穿厚布黑裙子的女子，这种黑裙子很少见，肩跨式，布拉吉，有点厚，白色的毛衣，一双黑皮鞋。

散乱的头发遮住她半边脸。

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瞧，正是那个叫风铃的女人。

他不禁后退了几步。

她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往前跨了几步，然后立定。

还没等他说话，她一甩乱发，抑扬顿挫地朗诵着：

默默相对也是一种幸福，
比记忆更为深刻，
看着你，看着我。

慢慢品茶也是一种情趣，
比什么都快乐，
想着你，想着我。
茶杯立在我们之间，
茶叶跌落进去，
变幻成种种憧憬和灯火，
映出淡淡的寂寞。
钟声升起来了，
我们迎着它，
忘了我就忘了欢乐，
记着我，
就记着一首难忘的歌。
但早晚有一天，
我会打开你的世纪，

让奔波的疲惫，用心的良苦，
以及数不清的忧郁，
都化成泡沫。
一步步走去，
向着那个王国，
不太遥远了，
走过山坡，
走过江河；
无论谁先到达，
都不会是海市蜃楼的轮廓。
只要互相记住，
灵魂的大起大落！
为了这一天……
举杯吧，我的情人，我的快活；
我的执着，我的欢乐！……

她的右臂平举，缓缓上抬，做着举杯的姿势，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线，然后一仰而尽！

她痴痴地望着雨亭，小声地问：“雨亭老师，我的诗，你喜欢吗？”

雨亭望着她痴迷的眼神，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她低头从书包里找出一大摞稿纸，这些泛黄的稿纸，甚至还有水渍。

她把稿纸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桌前。

第一页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黑色大字：风铃诗选。

他不知所措，是翻看还是不翻看。

沉默。

死一般的沉寂。

她呆呆地立在那里，没有表情，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乱蓬蓬的发丝在脸前飘荡着。

她就像一座泥塑。

这种泥塑，使他想起少时在故宫看到展出的旧社会农民悲惨生活的泥塑。

那个四川小姑娘漠然无奈的神情至今在雨亭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你打开诗集！”风铃的声音明显地有些颤抖，有点像下命令似的说。

不知怎的，他下意识地打开了诗集。

这一页让他震惊。

他在“粉红色的脚”上的像片和风铃的像片巧妙地天衣无缝地贴在一起……

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抬起头，望了她一眼。

她的脸没有红，而是更白了，白得像一片纸，抖得厉害。

簌簌地抖。

一种由衷的不快从雨亭的心底升上来，他厉声道：“你怎么能这样？！……”

她的两颗凸出的眸子几乎要从那纷乱的发丝里跳出来。

她的声音微细，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我们五千年前就有缘份……”

这种声音仿佛是从十八层地狱下面发出来的。

他闻到一股药味。

雨亭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

他神情恍惚。眼前总是闪现着一把剪刀，那剪刀生着厚厚的黑锈，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攥着它，正从书上剪下他的照片，精心地修剪，以至于围在他四周的光环，都被这把记载沧桑历史的剪刀悄然剪掉。

她的那幅照片，脸浮肿着，眼带乌黑，却虚伪地笑着。

他醒来时，发现半躺在座椅上，草绿色灯罩的台灯已摔得粉碎，桌上纸张一片狼藉。

总编室干事黄鹂正在旁边照料他。